

## 族語創作有可能嗎？

民族語での創作は可能か  
Is It Possible to Write in Ethnic Languages?

趙順文（開南大學應用日語學系講座教授）



趙順文

**語言**是民族文化的象徵，失去了語言，意味著民族的消逝。語言的蓬勃發展必然代表著民族的興盛。以當今社會所流行的國際化一詞概念，必然隨著西方霸權美國英語的習得。以台灣為例，各大學無一倖免，將英語能力檢定做為學生畢業的門檻，顯示其語言版圖已超越國界，橫掃世界各國。放眼邇來，東方霸權中國崛起，衍生其他各國華語學習人口的劇增，但也掩蓋不了中國國內的英語學習熱潮持續加溫。

### 語言流失意味著民族消逝

相對地，島國台灣屬於多

民族多文化的社會，長期以來受到台灣與中國歷史糾葛不清的關係，漢人文化為主體的大中華思維仍盤踞在各個角落。每當中國高官來訪，主事者必稱係中華民族的文化交流，使得以原住民族文化為台灣主體的思維，無法落實生根。近日行政院通過的「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」，招致眾多批判，主要癥結仍跳脫不了漢人文化的大中華思維的侷限。

### 語言重生不是夢

在此艱難的局面下，原住民族語的創作有可能嗎？針對此問題，多數人無庸置疑持悲觀的態度，我的看法卻是肯定的。以以色列的希伯來語為

例，原本幾千年來已成為死語的語言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來自德國、法國、美國、俄國的猶太人在獨立建國的強力號召下，結合語言學及教育學者的力量，依據古希伯來語聖經，整理語法結構，同時配合時代需求，活化語言，注入了大量的外來語詞，使希伯來語獲得新生命，從死語變成活生生的語言，而立足於世界上。見證只要有信心，語言的重生根本不是問題。

再以清帝國時代，國力衰微，屢割地賠償，廣東地區部分原住民被挾持至美國、英國、法國與加拿大僻遠地，充當建設鐵路與開發礦產之奴工後而定居當地。但百年來，其族語仍然健在，顯現語言生命力之韌性。主要原因在於彼等視族語為延續祖宗血統的命脈，族語的消逝等於宣告民族進入墳墓。以家庭為最小的核心社會單位，視族語的傳承為最高無限的價值，無懼於外力因素的侵襲與干擾，堅守核心價值傳統，使族語代代相傳。今日這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廣東原住民，在成為美國、英國、法國與加拿大正式公民的同時，也完整保存著自己的族語。這些族語雖然不是書面語，卻是活生生的口語。證明以家庭為單位的族語使用下，口語的生命力是不會被消滅的。

### 口語和書面語的復振之道

上述經驗告訴我們，當今台灣原住民所面臨的困境，雖然問題重重，但族語的重建，特別是口語方面，來自外部的腐蝕與侵襲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對族語價值的自信心喪失。歷史

提供族語專職作家每月生活津貼，在生活保障制度下，專心於文學創作，寫出族語書面文本，滋潤口語深度，其所獲得的文化傳承價值，將難以衡量。

經驗告訴我們，以家庭為核心單位，只要家族有心捍衛族語，外界力量便不足以動搖。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觀之，父母最在意的是自己兒女的競爭力，而自我放棄族語，此為普遍現象；雖難以苛責，但自陷迷思，有待匡正。實際做法上，家族成員至少有一位，母親、父親或祖父母扮演族語傳承師的角色，以族語與小孩溝通，方能確保族語的傳承。

書面語方面，族語文學創作舉凡詩歌、隨筆、散文、小說、翻譯等，皆建立在口語運用的基礎上，無口語的存在，書面語不能落地生根。本土語言教育的貫徹實施與現行的族語認證亦屬族語文字化、書面化，具有強大的誘因，不失為好政策之一。

### 應建立族語作家制度

釜底抽薪的辦法是仿照外國政府對原住民藝術家的保障制度，委由原民會或政大原住民研究中心，建立國家專屬的「族語作家制度」，由教育部與原民會提撥預算，提供14族各約3名族語專職作家每月生活津貼，在生活保障制度下，專心於文學創作，寫出族語書面文本，滋潤口語深度，其所獲得的文化傳承價值，將難以衡量。透過此機制，確保各領域的文學創作能夠持續，使文字化的書面語教學能夠茁壯長大，配合各種宣揚與推廣，使原住民各族語的口語與書面語生生不息。◆

